

心有所濟

折項 踢蹴 搗壓 枷傷 撞觸 刃刺 塞口

中矢 被溺 氣塞 驚牛

廿八

73
5105
5



3條
5105
8-5

折項



高陽李起宗毆打李景耆致死宗曰項折

三嘉朴道經毆打權呂史致死宗曰項折

安義林碩禎擠拍林先一致死宗曰折項

豐川趙廷元毆打朴呂史致死宗曰折項

海州趙汗武毆白昌大致死

踢蹴上

龍仁金元喆縛毆朴女致死宗曰被踢

富平申福金足踢宋昌俊致死宗曰被踢

樂安孫病入老味足踢韓呂史致死宗曰被踢

誣援水釋
轉成鉄案

移怒屋中
逞毒厨下
開起計債
須由隋堤
為子施惡
昏孫有犯
事關義女
逃提經年

靈巖千葉奉鼓賜崔得明致死宗日被踢
 長興申汝個足踢金順昌致死宗日被踢
 慶州權進會筭踢金夢石致死宗日被踢
 信川崔辰岳縛踢金興大致死宗日被踢
 載寧郭明大足踢車先碧致死宗日被踢
 白川車庚輪足踢黃悅金致死宗日被踢

元宗共犯
首從莫不
激憤鬪場
必義層雲
力爭十錢
首宗五錢
變生袖裡
要免子獄

姨叔侄間
索錢醉辱



折頂

高陽李起宗毆打李景耆致死宗曰項折



覆檢結辭今此致死人李景耆屍體詳細檢驗則仰面之
 脇膀合面之左肋雖有青紫之色圍圓甚大不似手足及
 他物毆打之痕則不可不歸之發變是違背後耳下雖有
 許多痕損舉皆畧細有非致命之傷而項頸之躄縮柔軟
 最為異常左右欹傾殆同無骨而扶而起之以手試搖則
 隱隱有齜齜若咬牙此宗頸骨折傷當下致命之明證是
 乎等以宗因毆以折頂致死懸錄為乎拈屍在處即山下
 平地距山上為九十步是乎所以其地勢想其光景則暮

夜之中避打趨下之時必有奔逐至此而或捽或打以致
項折是乎矣彼漢等招專事掩諱此邊人語亦未指的反
覆盤問元犯難定而第以事理推之則李起宗之狼毒猖
狂最為首惡而甚至於打棺擬轉既去復來則甘心殺人
於此可見分此不喻兩夜奔走倡論聚黨之節其矣身之
口招明白衆中奮迅荷杖當先之狀鄭舜霖之目覩丁寧
是如乎李景者之致死既由於衆人之伐喪衆人之伐喪
案由於起宗之首倡則定執元犯當以首倡者為主是乎
等以正犯段李起宗懸錄為乎孫李大成李鎮英段此之
起宗雖有首從之別而以其柴場之故益懷忿戾之心逞

其毒手無所不至者不下於起宗是遣李得宗李休徵李
得春李仁碧李仁世李季希李莫希李雲伊李宗世崔貴
才等段其矣供辭雖各差殊其所發明都不成說叅互衆
供想像事情則要皆慮山地之見奪恃徒黨之盛陳衆心
一片愚氣百出不顧前後爭先毆打是如乎下手輕重有
難輕先區別而仁碧則托以烽燧莫希則托以脚病季希
則托以只往其矣墳山雲伊則托以見止於其父或以為
後時始到或以為初不往赴是乎矣不但鄭舜霖之明白
指告抑亦屢屈於各人之招則敢售粧撰之說欲為倖免
之計者尤極可痛是遣崔貴才李宗世段皆以不干之人

八托招募之中而貴才則稱以眼病宗世則謂之落後是乎乃兩人亦皆舜霖之所告而眼若有病則決無為人召募之理身為請兵則決無無端落科之舉其所為言無非可笑是如乎大成以下十二人外面形跡雖或有淺深之殊伊時事狀均之為隨從之人加刑戮出之後將不知加功之歸於何人故一併以干犯懸錄為乎詠宋翼大段起宗之以為屢請不來鄭舜霖李顯恭之招皆以延後來到撫慰喪人看護創者云則可知其無所犯而雖是晚到亦是見叅則其時事狀似有可問之端乙仍于姑以干證懸錄為乎詠止犯及干連諸人並嚴囚以待是白齊

道臣闕辭今此李景者獄事端緒尚未究得推覈已至經年一人致命五囚拷訊宗非欽恤之道是如乎其中李大成李鎮英李仁瑄段渠輩之發明有不足取信是乎矣考閱文彙叅互情跡畢竟作挈雖是同惡之相濟當初起鬧差與造謀而有間置之疏釋之科不害惟輕之義分此不喻半年滯囚屢次刑訊亦不可以懲其罪並只特為放送李起宗伐喪首倡之計自歸元犯李得宗岩曲墜落之說似有隱情原定推官如前同推期於得情事

道審理跋此獄段李起宗之為元犯即禁山首倡作挈之故也乘夜伐喪雖不知為幾人而起宗宗主之發喊上山

又不知幾漢而起宗亦倡之舉措之駭妄頭勢之危怕足
以致殺越之變而李景者之死果出於伐喪之夜矣其始
也起宗為首倡其終也起宗為正犯當初此獄之以起宗
為正犯者固出於積費商量今不容更議是白乎矣謹就
本文案細細審思一一查準是乎則景者之伊夜折項初
不知在於何時又莫知出於何手合比不喻李起宗之子
犯景者一款曾無一字半語之出於各供是白乎則此獄
疑端宗在於未執真贓硬定元犯是白如乎蓋一村齊發
衆人同聲昏夜疾逐棒椎亂下則真是諺所謂衆瞽之杖
誰某之先犯誰某之緊打考之尸親之招而明證不立叅以

各人之供而宗犯無着則起宗元犯終不可斷之以十分
明的景者折項亦莫知的由於何人毆打乙仍于臣於今
春巡踏到本郡起宗及干連諸人親執素查別加究覈是
白乎則其作頭伐喪明是起宗是白乎乃其犯手殺人終
無執贓是白乎所但以手犯之故直驅元犯之科則終近
臆決有欠審慎細加究思傍又採探是白如中本文案所
載李得宗岩崖跌落之說雖非準信之語亦不無一分然
疑之心故臣於過踏歷見李景者致死處則山坡峻高岩
崖陡截而當初屍身僵在其下是白如乎觀此地形想其
景像李景者之被逐於多人時欲避棒椎挺身奔突坑塹

崖谷未暇分明顛頓撞撲其勢必至況且時值暮夜咫尺難辨當是時也危迫呼吸乃至脫巾而匿跡計急逃竄惟恐持杖之踈蹤不知不覺之中猝然墜於巖崖傾刻之下決非異事是白遣雖以屍帳傷痕言之脇肋之痕損耳輪之皮脫俱非當下致命之傷而且於頂部毫無外損肉色如常則其所折頂安知不由於跌傷乎謂之粹曳而初無明證歸之毆打亦無的驗然則景耆之死雖由於折頂而其折頂莫知緣何假令被毆被粹而折頂是白乎良置昏夜驅逐非止起宗一人則誰手致傷從何區別乎且此獄緊證無過於宋益大其招曰李起宗李大成李鎮英

三人聞鄭舜霖叢薄間乞活之聲扶杖下來更欲犯手是如而已是白遣一言無及於景耆之被打分此不喻鄭舜霖亦可謂尸親是白乎矣其供先稱十餘人持杖同來又曰其矣身被踢於起宗云而至於景耆之何人處被毆一事則縷縷發問而但曰蒼黃暮夜昏迷不知是如一直說來為白有卧乎所若以常情言之被踢起宗向人乞活之舜霖有何顧惜於起宗而反為曲諱乎其初無目見灼然可知是白乎弥大抵大成鎮英輩均之為禁山之人而同為此發喊之舉則畢竟事段必至於同毆共打矣特以事在深夜其打也人莫之見其死也人莫之知此所以以首

倡之起宗一人歸之元犯是白如乎以彼以此起宗之為元犯終涉無證是白在果凡係殺獄雖九分無疑苟有一分疑端則法不當遽然決折况此獄非特一分疑而已則古所謂罪疑二字正指此等獄謂也臣反覆文茶晝夜料度是白乎矣以伐喪時首倡故歸之殺獄元犯恐非審克之道宜有叅怨之端是白乎所經年滯獄屢被刑訊方當審理有命好生之德莫不普霑此等之獄務從審慎仰体欽恤傳之惟輕之科不害為慎獄之道是白乎竊李得宗改當初若崖墜落之供似有疑亂獄情之意尚今囚訊良由於此而既無執贓之供不過干連之類則合置疏釋之

典是白乎矣姑不敢擅便是白齊

曹啓辭李起宗獄事段初覆兩檢之以起宗硬定元犯者終有所理會不得者殺獄元犯之夠得必待證左無疑宗因明著而今此起宗則當初禁景老之葵雖渠首倡伊夜致景耆之死無人目覩則初無詞證之可言是白遣致命傷痕既是項折而棒打之痕無一外著則半折之椎雖在屍傍決非行兇之器仗案因亦不謂端的是白乎竊足踢舜霖者果是起宗而以舜霖足踢之故為景耆折項之證者亦果成說是白乎竊以尸親必是謀殺之供有檢官安知非此之論者俱不免為臆逆硬端之歸既乖獄事亦闕

後弊當該初覆檢官一並延考警責為白乎孫叅互諸供
默想光景則方其伐喪之際東西搶攘衆手交下昏夜蒼
黃誰某難卞而及夫殺越之後檢覆之際張三李四互相
推諉真賊元犯無路斯得償命之律施之無所分此不喻
李得宗岩崖墜之說雖未足準信道臣之巡踏亦見亦
云山勢之峻險則深夜震蕩之中惟恟逃避之際不辨崖
壑失足翻轉不是異事只以疑似之跡折以殺害之科恐
有欠於欽恤之仁罪疑惟輕正謂此等之獄而獄体至重
臣曹不敢擅便上裁教是白乎孫李得宗段當初所供言
既出於臆逆跡亦涉於疑亂而其延後上去同謀伐喪渠

亦不敢自諱則罪當嚴懲理難白故令道臣嚴刑勸處之
意并以分付何如

三嘉朴道經毆打權呂史致死案因項折

判
付朴道經獄事段或以邂逅與必殺區別情跡擬論生死
而今此道經段毆奴時解紛不過家內之常事則抑何心
而捨奴移妻門闕之撲頭麻機之打背甚至隅杖橫木之
恣意酷打竟使許多年伉儷無難哉害於霎時其犖頑亮
慝宗所罕見另飭推官嚴訊取服斷不可已而前此似此
之案無論有情無情多付生科者非曰罪可恕情可原也
夫婦之間易致弄假成鬪分叱除良婦既死夫又償命則

無辜者子與女也况亮身之償命所以慰死者之寃而死
者渠妻也如使死者有知必陰幸其夫之生出寧或正法
之快於心耶此所以持難夫償婦命之獄也今新道伯更
考文案叅以事理更令論理狀聞後稟處為良如教

安義林碩禎擠拍林先一致死案因折項

道啓要論碩禎饒民先一貧族而起雖利於五年之久肆
虐慙於三錢之微抱脚爭詰之時挑動憤憾執髻顛拍之
項折送性命而李順三供中眼或開閉口或頷頤等語摸
出折項即死者深急先景則先一死案由於碩禎之毒手
嚴訊得情云

別

諭安義囚林碩禎之獄始因橐粟州葉之錢忽折堤上千
金之命者外面驟看情節切憤大凡獄情不出事理之外
方其碩禎之逢着討債先一突八抱脚而至以殺我之說
直為肆惡之舉則碩禎一番手提容或無恠而忽地墮落
曾是不意及其墮落之後因此折項又非所料觀於墮落
後要項三搜錢一欸可知然則手擠無心也墮落不幸也
想其先景殆近邂逅揆以常憲難難遽議以邂逅此等處
亦不可無原情定罪之舉碩禎刑放

豐川趙廷元毆打朴台史致死案因折項

道臣題辭蓋此獄執其衣領壓之門閤已為真贓錦細之

歛筮籬之殞便成折案目擊搗壓之狀趙塊金之初供自有項部磨戛之聲初覆檢之兩菜相符則胃脘傷處之或緊或歇無甚關於成菜而折項致死灼然無疑是去乙自屍親以至看證諸招之忽地變招殆若前後兩截然大抵廷元以豪富鄉品計出私和散盡財貨打成一團同歸願使而被鉗之叅證諱目見而吞吐受餌之屍親忘讎視而右袒即此一欺廷元之戕殺情節又不可掩是如乎今以衣領之執謂無下手之緊重是良置搗壓之舉既至數三次則其憤心之逞毒豈止一執衣領而已哉宜其手勢所及即地氣絕負去無何當下致命則以此以彼廷元之為

正犯無容更議廷元之於朴女貧富不同強弱懸殊而甚至武斷之習無所顧忌發怒微細恣意戕殺尤極兇悍以縣監仍定推官為去乎待用刑約日會推箇箇嚴訊期於得情為跡屍親嚴自斤老味嚴得龍嚴有度等段以父子甘受讎人之辱歛遽變前說了無償命之意一則背義一則數倫究厥所為人理都絕干證趙塊金段前後異辭欲為漫漶之計者亦涉巧惡同推時並只嚴刑歸一牒報為跡匿埋檢驗既在法文埋與殞雖有間焉不為稟報而開檢難免輕先之失初檢刑吏待用刑嚴刑次為先附過事

海州趙汗武毆打白昌大致死案因被打折項

曹啓辭海州牧殺獄罪人趙汗武獄事段交奸義女本非深怒之事助勢堂叔豈為切憤之端而趙汗武始怒於釵環之潛偷更愠暮夜之來責勸喫烟草外若主客之接待荷出木杖終肆項頸之撲打用意之陰慘下手之兇毒竟致即地之昏仆仍至翌日殞絕殺死之獄何恨而豈有如汗武之極克瘁者哉捕坦於經年之後可見乾道之孔昭推諉於東木之壓難欺傍證之共覩則情跡已盡彰露抵賴尤極瘁頑更加嚴訊期於輸款如何

道臣查跋大凡死囚窮計必拈一條疑似之端要為三尺

律倖遁之階者不是異事是白乎矣今此趙汗武所云村木壓死之說千萬虛謊全不近理是白如乎此獄公證莫如於仁老味於仁老味以其居生於隅隣之人素無恩怨於彼此之間而只舉目見之即景證其節項之案狀自初檢覆檢至于今番查實而一辭直陳無異畫出與世春延大之招昭然同歸此豈扶抑於其間哉汗武若無打殺之賊而昌大真有壓死之事則其父其妻何不直供其壓死之狀每以一打昏倒之說網招於初覆檢是白乎孫積置之木露庭畔則隣居之老味初何為而不見也其妾之招則蒼黃對檢昏迷誤招是如是白乎孫汗武之招則曰恐

其執言暫為遜避是如是白乎乃為夫圖脫之心宜無暫
忌之理而初覆細招非止一再則其何每每昏迷番番誤
招是白乎訪訪佞求藥之時當傳木壓之故而初無撓及
直言相鬪則又何前後辭說若是逞庭是白乎喻大抵其
父其妾之當初直供以其昌大致命便是一打即死目覩
驚惶之變口無粧撰之辭不謀而自吐真情因措而未及
假歸不敢為子而掩護為夫而發明則宗因詞證自歸昭
合已成斷案更無可覈是白去乙惟彼汗武一自被捉之
後敢售疑眩之計乃於同推之初初出木壓之說今又查
卞之時欲宗前招之言世春家咆哮之狀無人不知有證

可據而謂之初不往來並與本事而隱諱老味等同往之
時開門出迎待以烟草而謂之不見面目認為賊來而延
逐云者言言苟且節節穿鑿此蓋死中求生計出眩幻是
白乎所真贓盡露無一可疑情跡至謫有百難貫取服償
命宜不少緩依前訊推恐合獄体令該曹稟處為白乎訪
李古史段殺獄鳴冤何等慎重而講張為說妄干 天蹕
者罪在誣罔有難容恕自臣營從重科治是白齊

踢蹴

龍仁金元喆縛毆朴女致死宗因被踢

曹啓辭令於金元喆獄案 判付有審理時更具意見狀

聞之聖教求生必死德意藹然教是白如乎取考查案叅
互諸招則元喆即盛族土豪也朴女是寡孤無依也以元
喆豪健之勢奪朴女世葬之山者武斬之罪固已難赦而
累訟屢屈之後猶復醫不畏法無意掘移則朴女之勢無
以相抗痛不能自抑憤不顧身拚死獨徃手持鎌子若將
掘去者想其情事有足悲惻是白去乙元喆乃敢倡率群
笏驅使奴僕有班名之婦女直加結縛又從以梓曳毆踢
竟使三宿而致命則被殺之殘酷未有如此獄之甚者及
其獄成之初囑隣婢而做出飲酒之說年久之後縱其子
而敢為鳴金之舉屢經行查奸狀畢露叅以情法終無可

一分容議者如是而無償命之法則不但死者之冤無以
少洩抑恐豪橫之輩無所忌同罪人金元喆另飭推官
各別嚴訊期於取服之意分付何如

富平申福金足踢宋昌俊致死案因被踢

曹啓辨申福金獄事段以言乎傷處則心坎紫黯團圓亦
大係要害必死之處以言于詞證則扼執項領顛仆膝腫
之狀三不里之招前後如一是一白如手殺獄斷案全在於
案因與詞證償命一款似無可疑是白乎矣但福金之罷
市歸路先請同歸既出隣里侍尊長之厚誼畢竟扶持乃
是子第衛父兄之至情則原其本心似不至於一撞再撞

必欲致命是白遣雖以昌俊言之駭還之後傳其家而使
卽禱神臨死之際托其妻而俾勿告官則死者之心亦不
以渠之致命果由於福金之相詰而必欲甘心是白遣肯
痛之說酒漉之吐又有先才之目覩而納供則前後道臣
之叅情起疑至有此原恕之論既是宗因詞證之外則論
以獄体有不可遽議傳輟同罪人申福金依前同推期於
得情之意分付何如

樂安孫病人老味足踢韓台史致死宗因被踢

判
付樂安囚孫病人老味向來 判付時非不知元犯之專
屬此囚而茅因其名而想其人則或慮病痿之漢未必作

殺越之舉是遣又况渠之前後變辭一直推諉於在逃之
崔妻者亦不無些分然疑之端故待跟捕究覈以聞今為
崔妻之供出韓女被踢時光景非特燎如指掌就其中牛
黃鷄粥之面傳躬饋孫家崔屋之此毀彼賣以至隔一舍
過三秩之相通聲氣者輒歸之在逃各項隱跡尤明白呈
露矣曹啓所謂誣援渙如水釋情節轉成鈇案者誠得之
另飭推官加刑得情無論虛宗真偽感同之妻閔場之在
傍者證者此也兇身之藉口掉脫者此也移在接壤之地
恒作趁墟之行則名以跟捕初不致疑乃於年久行查之
後始為現同者揆以獄体萬萬稽忽該郡守既經論勘勿

論不飭之道臣並推考為殛兩屍帳之大小相左今不必
追究而即以前道臣題辭論之檢驗事体至為嚴急雖在
冬節寒溼之時固不容畧刻小緩而觀於過去守令之在
他地方亦為行檢之法可知則順天光陽寶城三倅之亘
相頃移至使夏月屍体腐爛莫憑者誠極痛駭該道臣之
不昂狀勘只治刑吏失之太寬從重推考三邑守令段待
稅穀畢裝發並即拿問定罪舉一可以反三自卿曹以此
判付知委諸道若有檢驗時謀避報移者是去等毋得掩
覆直為定式拿問重勘之意措辭狀聞事嚴飭行會仍載
本曹受教

判

靈巖千葉奉毆踢崔得明致死案因被踢

付大凡殺獄原恕之規除非案因之不明屍帳之沒緊詞
證之無人不可議到於低昂設或三者俱備求之於法理
之外者一曰關係天倫二曰叅量本心此外寧或容異辭
別見乎此獄段自初審理必付仍推之科者非忽於欵恤
非歇於審理是置崔得明者之死死在打不在病案因明
矣脅非要害硬非發變乎屍帳緊矣證左雖似叅差要不
出業奉癸同業奉兄也癸同弟也得明之死於彼兄弟中
一人固躍如則兄弟同犯首從雖難別家人共犯只在家
長為此獄準備語况業奉之跡較勝於癸同者乎然則詞

證豈可謂無其人乎常於殺死之獄文案一轍看閱百面
值夜不覺燭屢跋當飯每致食失時恐有橫罹之怨仍成
金石之案乙仍于揆諸法而不可活則反之於情情與法
莫可濶狹又必較着於痕損之錙銖分寸供招之字句旨
意自以為十分無疑然後始開口下筆斬斬此心期欲寬
無覆盆殺必償命惟齊不齊庶不失其正是如乎此獄耳
亦何必如是靳持而姑不得其犂然會心之端乙仍于道
伯再傳生科而既聞於亞堂又問於爾咨且不能遽然快
到今兩堂之見亦無神奇之語則此獄長在未判問乎茅
令道伯別具意見嚴飭推官後同推時一一盤覈後正犯

斯速杖間方當農節應問各人不必無端捉來徒貽弊端
若有違舛不可不對造者亦必即問即放俾無滯囚之事
并以申飭分付

長興申汝個足踢金順昌致死案因被踢

諭長興囚申汝個之獄諺有之鍾街烟肆聽小吏稗說至
英雄失意處裂眦噴沫提打草劍直前擊讀的人立斃之
大抵徃徃有麥浪死可笑殺而朱桃椎羊角哀者流古今
幾輩汝個者朱羊之徒也目懾闔場潑漢斗湧百丈業火
徃日無恩今日無怨瞥然觀然之間趕入滾闔場中捉髻
而踢曰同氣之鬪倫常之變毀爾廬選吾里傍之觀責汝

何干則曰吾義彼反怒彼踢吾亦踢噫汝個死也休怕非
士師而治不悌之罪者非汝個之謂哉錄死囚凡千若百
其個儻不碌碌於汝個見之有以哉汝個之名不虛得也
汝個故

慶州權進會築踢金夢石致死案因被踢

道啓要語起鬧十文錢致命一夕頃則毆打之猛毒情跡
兇悍一見檢茶可以立辦揮擲箠踢之狀占金目見三擲
五擲之舉兇身首宗而變辭同推尤極兇頑嚴訊取服云
付權進會獄事段爭得十錢得失互決千金性命而終至
有殺死之變矣痕損遍身詞證齊口而渠亦平問輸情後

判

來忽改前招豈或始不知其律之為償命而晚始覺得而
然是隱喻令新道伯詳加究理論理杖間

信川崔辰岳縛踢金興大致死案因被踢

初檢結辭凡檢驗之法宗因為重詞證次之是如乎今此
金興大屍體以法物具格翻覆洗尸詳細看審則仰面傷
處之顯著者肚腹上左邊有皮脫色紫處一庫又其左有
皮損狀如爪痕者二點左脇之下腎巖之左有色青赤血
痕者一庫而圍圓以周尺四寸八分按之微堅合面傷處
之顯著者左肘肘有皮微損色青黑浮高微堅狀如太隻
者二庫右肘肘有皮微損色紫柔軟狀如豆隻者二庫是

遣其他如左右缺盆骨西肩胛兩合膊腎脊等諸處段外
雖無顯著之傷處肉色或紫或赤與他肉色如常之處頗
有異焉此或被箠踏內傷毒氣隱墊而然也乎喻無寬錄
酒食醉飽死條有曰凡喫酒食醉飽被箠踏內傷亦可致
死是如為有卧乎所叅以諸招論以法文腎脊等諸處段
置以色以形亦不能無疑是乎矣外面既無顯著之傷處
則不可執定斷論是乎所大抵合面傷處段既不大段又
非緊要處是乎乃至於肚腹上左邊及左脇下腎脊左俱
是要害必死而傷痕若是緊重死者被縛時言及臨死之
言必曰崔辰岳蹴腹兩次蹴腎脊兩次是如重言復言則

與大之被踢致死的案無疑是乎等以案因段以被踢致
死懸錄為乎茲當初事端全由於崔占史言責之事而轉
成相鬪之舉則在斗千之道固當挽止之不暇而不此之
為反為發怒於其妻被毆必欲報復結縛與大者已極無
狀而况與大自就縛之說尤不成說與大年少強壯者也
斗千即年老衰朽者則雖百斗千豈能敵一與大設使與
大拱手而坐以斗千之力萬無結縛之理是去等况挺身
相鬪憤怒層激之時乎斗千招內與大自願就縛故渠自
結縛是如之說其果近理之說乎且與大如有自願就縛
之心則初何以毆打年少女人以此以彼其言之巧歸粧

撰灼然可知是去等渠敢生庇覆于與第之意恃老替當
欲為圖免之計者究其所為誠極巧惡是乎所毋論並力
與否渠既以自手結縛自服則先下手者即斗千是乎等
以崔斗千段以被告懸錄為乎玆同死者被縛時及臨死
時所言只曰崔辰岳蹴我腹兩次蹴我腎處兩次腹腸如
折其所回言不啻丁寧是如屍親三人之招如出一口瓮
不喻前以無病之人昨夜相聞今朝致死如無要害處被
踢之事豈有一宵間猝死之理乎設如辰岳之言與大被
縛後始為八來是良置及見其母之被毆昏仆則為其子
者決無袖手傍觀之理而忿憤毆踢勢所必至以此推之

與大被踢不在於未縛之前而在於已縛之後是如乎與
大被踢致死既為的案則崔辰岳之為正犯丁寧無疑是
乎等以崔辰岳段以正犯懸錄為乎玆與大子兩兇段俱
以年末滿兇法不當取招故不為盤問是乎玆崔斗詰段
渠雖曰與大被縛之事初無干預之端是如極口發明是
乎乃死者之言既曰並力結縛是如則其加功於結縛罪
渠烏得掩諱以干連懸錄為乎玆正犯干連被告諸人一
並嚴囚以待覆檢是白齊

覆檢結辭今此金與大屍體時值盛夏日數已多初二朝
飯時致死者初五日卯時開檢全骸腐爛檢得傷處案為

最難是乎矣多試法物詳細按驗則臍肚上左傷肉色之
微紫黯堅硬處左脇下腎岸上肉色之紫黯成暈處明知
為被踢之傷兩庫傷痕分寸若是濶大並在於要害速死
必死之處而雖有一於此固可如期致死况兩踢之痕皆
在於左邊與人相鬪時以右足踢之受傷者踢痕之在左
其勢必然為易檢之端也合面之臂縛傷痕不過縛索之
留痕者固非致命之痕赤身受縛移時辛苦宜其有此痕
是遣上下牙齒之動搖累肉之脫落皆合於法文被踢條
分此不喻與大臨絕時口臭之出血者衣上所染班班可
考則亦是為被踢內傷之崇是遣且死者生前所痛者輒

呼腹部及腎岸而死後頭出傷痕亦在生時所痛之處與
大之死案因於被踢是等以案因段以被踢致死懸錄為
乎論論以正犯則必不出於崔斗千兄弟及辰岳三人中
而斗千則只曰結縛而已辰岳段初無樣極口發明是乎
矣殺獄未覈時發明自是死中求生之例事而屍親三人
之招姑舍勿論特以死者病中丁寧之言論之既曰被踢
於崔辰岳死後償命必以辰岳為指請則辰岳之為此獄
正犯更無可疑是乎等以正犯段以崔辰岳懸錄為乎論
辰岳父斗千段當初結縛與大時先為踢打其左臂是如
緊出於屍親之招而結縛一款渠亦自服分此不喻以其

眈眈上傷處觀之明驗其先下手之跡是乎等以以被告
懸錄為乎於其第斗詰段與其兄結縛之狀一味牢諱情
狀巧惡事宜懲治是乎於辰岳母崔曰史段當初與大之
事端始於渠而初一日夜與大解縛後借處渠室之時渠
在室中與大借牛還去渠又鳴掌發惡則其前後案狀宜
無不知之理而只以與大處被打為言其獄情顛末一不
吐案情狀石極狡惡是乎於大抵與大之死事情起於石
魚價推索之端而末乃結縛於斗千被踢於辰岳者諸招
已悉是遣雖以辰岳招言之是良置其母方被毆昏仆不
省人事則為人子者其可束手立視毫無憤痛之心乎此

人理常情之外辰岳之見母被打倒地乘憤踢打勢所必
至是去乙只以初無犯手為言者萬不近理渠欲發明之
言反為踢打之證是乎於金三微段與大爭鬪之時歷過
而聞其聲太守推尋之傳說而指其處必有可證之端是
乎矣於於着證之稱望見者不無隱情是乎於此獄元犯
屍親干連諸人盡俱獄體而但欠詞證無人只從屍親與
元犯互相推辨探其事情論其虛案是乎則案因既無可
疑正犯又已斯得詞證之無人蓋以深夜孤村始因微事
終致人命致死之境其勢固無足為恠是乎於致死人子
太守太山事當依例取招是乎矣以年未滿之故法不得

取招是遣餘外諸人並囚本郡獄以待處分是白齊
道臣題辭殺獄成案以傷處詞證為主而此獄段以言乎
傷處雖甚狼藉以言乎詞證無他叅看是乎矣被踢腎腹
死者之言既甚丁寧紫黯堅硬傷損之痕已為顯著一夜
致命必是毒手之所毆腹試針何慮他症之為崇當其
相鬪之時以其父衰老之氣猶尚盡力縛束見其被打之
狀寧忍袖手傍觀為人子泄憤之心毆之踢之勢所必至
斗于之必欲自己擔當固是出於慈愛之情辰岳之隱然
歸於結縛能不至於傷倫之科乎叅以諸供論以情跡則
詞證有無初非可論執之新案於斯已判縣令仍定同推

官約日會推期於取服為拯此獄公訂無過於金三微是
如乎過去之路知其相鬪認得與大之聲音則獨不辨誰
某之說往說來乎更為嚴問取招為拯一獄才成子為正
犯父為被告叔為干連殊非所以敦風教之意亦有欠於
重獄体之道斗于斗詰特為保放此外干連諸人一并放
送屍體出給埋置事

載寧郭明大足踢車光碧致死案因被踢

初檢結辭大抵檢獄体段詞證為重詞證明白然後成獄
一款始乃無疑而第令車光碧致死委折屍親諸人皆未
叅見洞中坊隣亦無叅證然則其致死根因有難覈得是

乎矣但其致死之日與郭明大母子起鬧相關即日致死則年少強壯之漢必無無端自斃之理以此推之則同郭明大雖曰初無犯手之事毆殺之跡烏得免乎郭明大招內以為渠則面質次往絲洞村洞長家日暮還家則其母為光碧所打氣息奄奄故為告官旋即八來邑中而光碧致死在於其矣八邑之後其致死委折渠則全然不知是如極口發明是乎乃光碧其日夕既與渠大段言詰而不踰其日有此致命年少強壯如光碧如不被打豈至致死之意況且左邊腎囊頭有皮脫色黯之處而圍圓長為五寸額門頭有紅氣形痣胎合於法文所載被踢之條凡人

為要害莫過腎囊雖暫撞着於物是良置未猶免頃刻殞絕是去等况被踢於人手左囊皮脫色頗紫黯筋亦縮短此右囊形色長短頭然不同按指微堅傷痕宛然如此則雖無明證其所被踢當下致死斬斬無疑是乎等以宗因毆以被踢致死懸錄為乎祿崔古史致死左於車光碧致死後翌日而檢驗之際遍審渾體則別無要害傷損只有若干皮脫處而已試釵上下釵色皆變分此不喻于證金德長以其矣家崔工略加施威以飲酒箇箇直拉剝一千以隣居公訂從所聞亦以飲酒納招而與屍体形痣節節符合然則德長之所見一千之所聞其非誣告可知大抵

崔台史段光碧致死其子將為正犯則以是生怯而欲辨一死漫漶獄情以赦其子之死則其所飲酒致死斷然無疑是乎等以宗因段以飲鹽酒致死懸錄為乎孫郭明大段渠之招內以為當光碧肆惡之時初無相與接鬪之事只欲對質於絲洞洞長以為解紛之道強請光碧偕往而光碧不聽故渠乃獨往絲洞是如為乎矣以郭士得之招觀之則明大往絲洞時與光碧一時偕往是如可及到半程所謂進士坪光碧更為突入明大處與之相鬪則同明大脫身逃避走向絲洞光碧自其處旋即還家渠果目見云其所脫身逃避之說渠以明大之親屬不無曲護之心

有此為明大拔足之言此一言宗不足準信而大抵突入之地與光碧致死之所其間不甚相遠則其所行到中路復與一場相鬪為明大之所踢而即地致死可以推知是遣士得所謂進士坪亦安知不初非進士坪而宗為光碧致死之地耶以此推之則光碧之被踢於明大尤為明白明大雖以獨往絲洞而不與光碧偕往屢屢納招箇箇發明設若渠言渠渠果獨行而曾無犯手之事則惟彼光碧緣何而空然致死為有跡雖以強弱不齊欲為發明之端至於腎囊被踢宗無強弱之可論雖強如項羽者能踢腎囊而不至於死乎然則其強弱之說無足取信是跡且雖

欲謂與其母相鬪時被傷致死然被踢於女人非但事不
近理分此不喻與其母相鬪在於渠之家前光碧致死在
於三里許隻橋前則大凡腎囊被踢者雖寸步不能前進
而當下致死人皆然矣則渠既被踢於腎囊而以何氣力
能前進三里之地乎以此以彼明大踢殺尤無可疑渠雖
喙長三尺豈有發明之端情跡如是是乎等以正犯毆以
郭明大懸錄為乎玆玄有奉初自郭於此同所傳而出於
屍親之發告以臆料料之明大殘弱年少之漢也光碧盛
年強壯之人也強壯如光碧者宜無被打於殘弱如明大
者然則玄有奉以翁壻之情見其壻之為光碧所困惹起

忿心右裡同力助勢毆打不是異事況且其矣招內以為
其日朝前暫來其壻家午前即還其家云渠雖欲免毆打
光碧之跡而午前即還納招然其日渠既來到則蹤跡終
涉殊常是乎乃同於此同以為得聞於金德長德長以為初
無傳說之事互相推諉言既無根事無其訂是乎則以如
此不分明之說有難斷之以同力毆殺之律是乎玆郭玆
同段初招則以為只以光碧致死之報傳於光來而已玄
有奉同力毆殺之言初無傳說之事是如為有加尼再招
則以為玄有奉事如是故果以所聞傳之是如是遣三招
則以為得聞於金德長處而傳之是如糶糊納招眩亂獄

情之狀極為巧惡嚴刑究覈斷不可已金德長段渠以明
大家雇工同居一室明大之出入動靜無不知之光碧被
打時光景及致命委折必當詳知而全事牢諱終始不吐
者亦極痛駭此漢亦不可不一次嚴刑究問是乎孫劉一
千段原非此獄之應問者而現擬於探故依例取招為有
跡一千之所援引街童處亦當一番推問是乎矣既云年
未滿兒又不知何人子故不得盤問為乎孫郭明大妻玄
召史段崔召史之屍親此亦當問是乎矣係是以婦證姑
不得取招是如乎蓋崔召史致命欲掩子罪自戕其軀可
謂浪死而情則可憾當初飲酒非人所為乃渠自取訖不

喻光碧既死則推覈一款非所可論是乎孫正犯干犯干
證干連諸人等一並嚴囚本郡獄為乎孫覆檢官段以鳳
山郡守請移舉行為乎孫干連諸人或逃或匿故發捕捧
招之際日字自爾遲滯是乎孫郡守自此還官是白齊
覆檢結辭大凡殺獄刑名之最重而決人生死於卒遽之
頃可不審哉獄情之眩亂或由於察囚之不明或由詞證
之不備是如乎今此車光碧屍身出置光明處澆洗翻轉
試用法物以手按檢則左頤之皮損盆骨之皮脫雖是因
人致傷既非致命之要害是遠至於腎囊渾体澎浮狀如
小瓢子而右邊則卵子垂下肉色如常左邊則子縮上

皮損血瘡色紫黯處一庫形如豆葉圍圓長以周尺五寸二分按指微堅其為人被踢明白無疑乙仍于額門正中付之葱白移時詳審則紅氣宛著此與法文所謂腎囊被踢條脗合不差喉間穀道試用銀釵釵色不變是乎等以宗因段以腎囊被踢致死屍帳錄上為乎於崔古史致命出於車光碧身死翌日而同屍身洗淨者審則渾身別無傷處只有左膝上皮脫處一庫而已指甲之禿遍身之黃顯有飲酒之跡釵探上下釵色皆變取煎口沫宛然成盞此與飲酒法文條脗然相合是乎等以宗因段以飲盞酒致死懸錄屍帳為乎於大抵獄事疑晦者十居八九而至

於今番獄事詞證雖云不備宗因既甚分明事根又有所由不可謂疑晦之獄車光碧以平日無病強壯之人今初一日與郭明大閑丁事相詰之後一夜間忽死於村前郊外此必郭明大面質次繇同村洞長家偕往是如可起關蹴踢之致是乎於且其矣妻父玄有奉招內明大伊日二夏量來到其矣家光碧毆打其母是如今將告官云故渠以任意為之之意有所言送是如是遣繇洞洞長言內向昏後明大還歸是如是遣又曰吾將捉來光碧與汝面質云以此推之則明大自繇洞村直向往渠村捉來光碧是如可中路相関光碧被踢奄死則自生恐怯二夏深夜復

往有奉十里之遠而與有奉同謀掩覆之計反稱渠母被打急急發告有若先告者然正所謂欲巧反拙而情跡則難掩是遠且以其母之死言之既無一片傷損之處而飲酒明驗可知於銀釵葱白等法物此不過偏塞女性怯於其子殺人蒼黃罔措之中徑先自盡以贖其子之罪也其情則良可減矣而明大所犯則於此尤著渠有三尺之喙烏得免錫殺之律是乎玆崔占史飲酒致死一歎以劉一千之招觀之遠近樵童互相傳說八於渠耳則此亦可信之端是玆至於金德長自是崔占史崔奴家內一動一靜宜無不知况渠之招內八厨飲酒之時目覩云云則崔召

史自盡之宗更無可論是如乎大抵光碧之死不在於白晝村里而在於黑夜荒郊之外則詞訂之不備事勢之無恠而爭鬪面宗宗為生事之端徑先告官適為自掩之計分此不喻半夜奔走蹤跡蒼黃有若足不履地者然及其八告鄉廳也先告光碧之難捉形跡之殊常據此可知是乎玆及當檢驗之時腎囊之傷痕顛門之紅色干連諸人無不目見而咸曰分明被錫渠亦無一辭發明則不可諉之於刑疑有赦之典是乎等以正犯段郭明大懸錄為乎玆干犯玄有奉段是翁塔之間也明大之初次來往不是異事至於深夜復往爛熳謀議之情昭不可掩而屢次取

招一向隱諱此不過以翁訂婚有所不忍然是乎矣獄情之疑晦專由於有奉之含糊殊極痛惡是乎孫屍親車光采招內村人皆已逃亡而只有玄有奉一人在屍親近處云以此言之村人逃亡之中渠獨不去者既有負犯將欲伺察事機之意亦甚巧惡是如于嚴刑得情折不可已而也干連郭士得段與明大接屋居生者則明大之爭鬪顛末先碧致死根因寧有不知之理而縱橫為說吞吐不葢只曰刈稷還來則明大之妻玄古史言內媳母與明大以先碧閑丁事面質次偕往絲洞村洞長家汝須追往見之亦是白去乙即為出去追隨是如可崔古史在道卧病負

而歸家云渠與明大既已隣居又是同姓六寸則欲為明大曲護者揆以人情不甚異事是乎矣真賊未得明覈專由於此等干連之全事字諱姑息週遮之致萬萬痛惡亦為嚴訊俾得歸一獄情是乎孫玄古史段既是崔女之子婦則崔古史致死委折事當推問是乎矣係是以婦訂母不得發問是乎孫干連李中甲等四人段殺獄屍體不敢移動尺寸載在法典是去乙徒生疑懼之心擅自擔運論以法例不可無薄勘是白齊

道臣題辭殺獄償命專以傷處為重而今此車先碧之屍左邊脣囊之血瘡紫黯顛門正中之紅氣顯出既甚狼藉

相贈於無究錄被賜條成獄一款無容更議大抵閑丁望
納一或陳告輒懷嫌惡視若仇讎是如手惟彼光碧積憾
彌中連日詬辱肆恣不已則明大於此卞白無路不堪其
苦至有對質之行其路中爭鬪此忽彼激轉成格鬪足勢
所及被踢深緊勢所必至分此不喻進士坪畔光碧之突
入肆惡郭士得明以目覩納供而光碧致死之地又是進
士坪咫尺之間則其始鬧於進士坪畔被害於隻橋田中
明若觀火蓋其伊日形跡多有可疑者再到有奉之家有
何謀議綢繆難捉先碧之說又何語意之殊常其母被打
既無可驗而忽地粧出証訴留鄉一以為目前掩跡之計

一以為日後藉口之資其所設心誠巧且惜矣崔古史之
自處既知其子之為正犯故不忍見其被繫拷掠不待究
竟先自戕身此不但偏阨女性之所為亦出於漫漶獄情
之譎計飲酒之跡已檢於兩檢德長之招又如足明白推
此一節明大之戕殺光碧尤無可疑以郡守差定同推官
為去乎約日會推期於得情為玆玄有奉段明大往來之
時既有酬酢之事而而光碧致命適在其時則行兇情節
必無不知之理十里遠地來在屍傍亦似出於伺察動靜
之意金德長段既見崔女飲酒之狀則宜乎挽止之不暇
而任其所為坐視其斃揆以常理不近人情此必知其事

改而然郭士得段檢抬之前後變辭必有隱情並只會推時嚴刑究問李中甲李天雄金貴金徐太已等段擅自移屍不可無罪各決杖三十度而餘外干連諸人並放送屍體出給埋置事

白川車庚輪足踢黃悅金致死宗因被踢

初檢結辭今此致死人黃悅金屍身出置通明處先用銀釵釵色不變故又試法物多般洗罨逐庫按摩周迴詳視後致死緣由檢屍帳良中地字號勘合書填一件官一件給付屍親一件粘付上使為在果刑名之重莫過於殺人獄情之初必先於檢驗是如乎上項屍體仰面之左血盆

骨左肩胛左腋肌乃是接連交會之處而三處並為被傷通同成痕合為一庫浮高堅硬其色青赤比右邊高低不啻懸殊而量見分寸圍圓乃為二尺是遣合面之脊背近右又有傷處一庫圍圓亦為一尺八寸是乎所背是要害必死之處被打則無拖至十餘日之理是乎矣微浮而微硬其色青黯而無赤色則此宗合於法文所論傷處重歇中次歇者有胛傷處既若是狼藉是如乎仰面左邊先為致傷而向左顛仆之時合面右邊勢必腎撞是乎然正犯所供自顛自小自傷木石之說決是粧撰之言也詳檢肩胛傷痕則明是拳脚所踢而非器仗所加是乎等以宗因

段以被踢致死為乎玆蓋以獄體論之詞證俱備然後始
可斷案成獄而今此看證朴松伊段便同立證而乃是屍
親之戚屬則其言準信而立證是遣朴七福段似或叅見
是乎矣各別施威多般詰問則終不直告是乎玆以事理
言之庚輪之於悅金以姨叔侄之間屢年舉育或謂之恩
如父子或謂之雇工樣使役且其日相詰亦出於警責之
意云爾者此蓋庚輪游辭漫惠之招也其在重獄體之道
何敢一毫低仰於其間乎正犯以車庚輪懸錄為乎玆屍
體還入房中灰印封標使之守直覆檢官以金川郡守請
來應問等一併嚴囚是白齊

覆檢結辭同黃悅金屍身多試法物洗菴按摩一一看審
則仰面左邊血盆骨肩胛腋肌等三處狼藉受傷傷痕連
亘通成一庫色青赤浮高堅硬故以周尺丈量則圍圓長
乃為二寸是遣合面段脊背右邊有傷處一庫圍圓長為
一尺八寸青黯微硬是乎所血盆骨肩胛腋肌雖非要害
必死之處而若是浮高分寸闊大則歇處重傷亦可致死
是遣脊背乃是必死之處而色是微黯此必由左被踢向
右顛沛撞着致傷是乎玆若囚脊背傷處而致命則法文
所謂不得過十日是乎矣悅金被打之後拖至十三日之
久而乃為致死則不可謂之因此致死而屍親所謂悅金

被打之後刺痛其血盆肩胛等傷處連試艾熨是如可十
七日以興販次扶病作行而不能強進行到十里許仍為
還歸是如則悅金之苦痛其血盆骨肩胛處因此致死斷
然無疑是遣者證朴松伊乃是悅金之異姓六寸而不無
徇私之慮則無足為公證是乎矣左右盤詰多歧廉探果
無扶抑於其間分叱除良且於取招時聽言觀貌則松伊
特一啞啞之漢殊無奸醜飾詐之意是遣松伊之一招再
招至於面質而其所供辭案出其情而車庾輪執其悅金
之頭髮足踢悅金之狀丁寧目覩是如一向實言而庾輪
所答無非遁辭節節見屈則不可謂之詞證之不備是乎

等以案因改以被踢致死懸錄為乎玆正犯車庾輪改雖
曰常漢既與悅金為姨叔侄之間而多年舉育情義不泛
則揆以人情以錢兩事大段相闕狼藉踢打終使悅金至
於致死之境者誠極痛惡平問之下難以得情同推時究問
何如為乎玆屍體還入舊處灰印封標使之守直是白齊
道臣題辭庾輪之執言雖在悅金之數日出八是乎乃傷
處既甚明的致死又在辜內則雖十日出八其所成獄更
無可疑而况悅金之十四十五兩日出八皆是扶病強作
且十七日八峽之行纔到十里不勝痛勢仍為還家終至
殞命脊背之要害其外血盆骨肩胛腋臑諸處之傷痕若

是其狼籍則其不數日內致死亦云幸耳何論法文中緊
歇之分日數之限也狗糞之覓給出於治瘡之意則其踢
傷後自怯之心可知是遣雖曰酌酒顛沛為木石所撞觸
是如是乎乃醉人顛沛非用力故為之事則自顛沛自撞
觸之處豈有如是重傷因此致命之理哉其欲發明節節
窘迫是乎弥且朴松伊雖是死者之戚屬初不見其足踢
之舉則本非無嫌怨之人豈可白地搆誣驅人於殺人
科乎悅金之於庚輪既是姨叔侄之間悅金之醉中索錢
詬辱凌踏無所不至則庚輪不過無識常漢顧何能付之
醉過順受其辱耶其執髻周旋極力亂打期於解忿而乃

已者想来光景明若觀火是如乎多年牽育情同父子云
則謂之念頭下手非出必殺之心則猶或可也而謂之初
無犯手全然欲諱者其果成詭乎取服償命斷不可已以
府使仍定同推官為去乎待用刑約日會推期於得情為
弥干連諸人別無更問之端并即放送屍体出給埋置事

踢蹴下

延安裴卜采縛踢金長金致死宗因被踢

一 金 潛 奸 衆 裴 同 犯

信川白東伊足踢其妻李口史致命宗因被踢

事 由 行 婦 妻 犯 歸 殺 妻

搗壓

信川李奉京曳搗崔太化致死宗因被搗

誣 加 誣 醜 老 被 搗 曳 傷

枷傷

海州崔惡才李從奉威力朴海得致死宗因初檢引駢迫

被枷傷覆檢被制迫枷傷

撞觸

固城千奉已膝撞趙中達致死宗因被撞

同 事 場 市 利 利 錐 刀

刃刺

京囚曹命根刃刺其妻三每致死案因被踢

遭逢奸夫

康津金女銀愛亂刺安台史致死案因被刺

移怒滿妻

遂安李獲同刃刺李莛立致死案因被刺

誣及行露

延安鄭通義刃傷宋德元致死案因被刃

醉闖殺物

海州金奉才鑷刺辛世興致死案因被鑷刺

屍親索賂

殷栗朴加隱孫吳於仁趙李台史等致死案因朴哥被刺

言出惡頑

吳哥自刎投井李女飲酒

執贖被害

瑞典李三奉刃刺金成彬致死案因被刺

發奸自裁

塞口

慈仁權女斗每塞口崔台史已里娘致死案因塞口

中願敵國

中矢

載寧文昌龜流矢魯斗三致死案因中矢

射帷賭勝

被溺

平山金延石擠溺金草同致死案因被溺

桐役校告

氣塞

平山被告無黃達元新生女致死案因墮地氣塞

生未踰日

驚牛

載寧姜卧于内損金石奉致死案因初檢被人驚牛内損

兩兇逢着

覆檢墜牛内損

一時戲劇

踢蹴下

延安裴卜彩縛踢金長金致死宗因被踢

道臣題辭殺死之獄各有輕重深淺而今此金長金之致死裴卜彩之行兇證叅也傷處也私和也自刎也獄情轉深重真賊自己畢露罪冒加功而毛老猶不能掩諱痕著右脇而宗因又不壻明的賣田之百金將用於何處徑擬之一刀惟恟者其誰張女本以失節之寡婦復為裴班之花妻則已是失節之女而又復失節於長金在張女無足羞恥在卜彩無足為憤惋乃與悍妻惡子半夜突入結縛毆打不顧人命之至重終至戕殺之無難雖以求生之謫

計推誘諸族之同犯曳髻踢打不能發明於諸人之面質則渠雖喙長三尺烏得免正犯之律乎傷寒之說出自無根又沒歸趣安知非屍親藉以為私和之計而無足緊關於此獄成獄一款無容更議而郡守仍定同推官為去乎待用刑約日會推期於得情為乎矣裴毛老段雖與元犯有間同時結縛既已首實給送文券亦已絕露以此以彼渠馬道次律之律乎卜彩魯永贊段主張私和持券出債則必知隱情而終始抵賴萬萬奸譎並嚴訊取招裴三月裴分孫裴汗彩裴甫音金裴文世等雖因卜彩之援引既無面質之立證裴德化裴贊金裴愁叱道或謂曖昧或是

推駭或是病身既無叅涉之跡宜有寬恕之道滯囚亦不可不念全自大不過使喚張奉伊仍是病人李如發給錢買番事或無恠並只致送朴光彩之謂以深水不呈面報顯有用情於私和之跡嚴刑一次放送黃得源徐宗周金呂等段不即告官其在懲後之道不可仍置年滿人外姑為保放是如可決杖二十度放送申古史段不念綸紀之至重反貧譎人之錢貨托以待其父之來到遷就時日頓無報復之意者究其所為萬萬痛惡不可以屍親有所容貸嚴刑一次取拉碟報申永才綢繆討索捧賂主和雖以年滿不得施刑不可遽然放釋姑為保授一躰取拉申永

道鄭卜男田三瓦車東才等段假稱捕校威脅捧賂此等之類決不可尋常處之所捧錢依數推給後歲刑取招為乎矣一併同推時舉行餘外諸人並放送為拯傷寒與自刎之說既出檢招則宜當一問以盡覈宗之道而初不究問左乳下傷處色既紫黯則係是要害而不書分寸形迹無招之說問先為接入前後脉絡不為照應疎忽甚矣初檢官刑吏待用刑着枷上使假稱捕校之諸漢婦之本府之行查不為取招於檢所亦不可警覆檢官刑吏姑為附過事

信川白同足踢其妻李呂史致死宗因被踢

檢官意見再昨年道內殺獄審理時郡守以查官進叅而其時營門教是初欲以本郡囚推罪人白同入於審理中是如可以其成獄不過數朔其在獄体有所未安是如不入審理而白同之滯獄今已三年蓋李呂史之致命宗因白同之正犯情節俱載於初覆檢案是在果常漢之夫妻相鬪自是例事雖細微之事言語之失必有詬罵之習毆打之舉是去等况其有行淫之跡乎如使白同不聞金女之傳言則已既聞之後則不計虛宗憤頭拳踢固是此類之常事且其長育為妻結恩三年好合之情如膠如漆而忽聞金女之傳說則其所踢打乃是必至之理不過懲戒

之意而渠豈料因此致命自陷殺妻之科乎將李女痛卧之時以其尋醫求藥蒼黃救療之狀覘之其非有戒害之心可以推知且以李女臨死之時向其父之言覘之速捉做說之人打之云云則只怨金女不怨白同亦可以推知大抵此獄出於夫婦之間好因緣反為惡因緣而本情非出於用意故殺則雖曰死者之非命抑亦生人之不幸是如乎敢陳迷見茲以牒報是齊

道臣查跋此獄論斷最係難慎以宗因言之則冒腫脊背之傷處明是被踢以詞證言之則房闈夫婦之相鬪他無叅看以情跡言之則宴爾三年初無反目之事檢庭累供輒有含淚之訴論其平日之情誼不可謂用意之兇毒語其傷處之緊重亦不可謂致斃之邂逅所可痛者惟彼洪哥之妻也田漢不見其過去趙婦初無其傳說則况其本事初不分明設有是事而所無不羨褰裳濡足既未真贓之目覩脫巾挽髻只憑凶嫗之口傳處人姑婦之間立發干滂之事以至傳及於其夫則雖云結髮之情甚篤不禁燃火之情猝激拳足所及緊歇不分以致要害之重傷終至頰頤而殞絕苟究厲階之首案由彼婦之口李女臨命之言不誓其夫而必誓洪妻京元次骨之痛在於洪妻而不在其婿蓋其曖昧之言結為冤怨而然是白乎乃若言

致命之由宗緣其夫之手兩次拳毆既已自服則亂加足
踢不言可想分此不喻傷損痕損既符賜鞫宗因執之如
彼明的則尋醫問藥雖出或死之慮按法折獄無可生之
端若以叅證之有無情跡之淺深輕議原恕之道則死者
之寃無以雪矣償命之律將安施哉到今大德之稱寃雖
援邑倅之論報此不過畧語宗情初既無議到徒輕而又
况道臣題語竟至據法不撓則此不足為藉口之資傳生
一欵恐不可遽擬依前訊推未知何如為白堯喻令該曹
稟處為白乎玆白太德段至情所在欲一訴寃雖曰無恠
而初出檢察之所無謂之結項而自斃專事誣罔至煩

天聽者罪難容怨自臣營從重科治是白遣徐呂史段年
過八十病又癰疽屍親李京元段已為作故乙仍于並不
得取招是白齊

信川李奉京曳搗崔太化致死宗因被搗

道臣題辭此獄以外面言之則宗因之無明的詞證之不
分明雖似可疑而以事理推之則太化之口足以招禍奉
京之心必欲下証想其爭鬪時頭勢宜有殺變而後已毋
論宗因與詞證無病之太化被奉京揮擠後翌日而致死
則其孰曰太化之死不由於奉京之手乎至以敦倫之醜
談誣人於罔測之科則奉京雖是平順之人豈肯順受其

証而謂其癡老婦之妄言而止哉方其滾成詰闕至於拔
毀室屋則其憤怒之氣自不禁捽曳毆搗之交加此則理
勢之固然者也初以穢物納諸口中末又兩日往詰言根
未覈念心愈激竟至驅往崔寡之家轉向文化之地則其
間無限困迫無限脅逼不言可知是遣左右頰角及脊背
膝下種種傷痕明是爛熳被曳之跡分此不喻雖以奉京
發明之招言之既曰執手曳出則可想其猶不敢全諱年
老人被搗氣絕無痕而死昭載法文則奉京焉得免正犯
之律乎李占史之松筇打背既聞醜淫之說則其劫憤之
心與奉京宜無異同之往起鬧之際安得不助勢而共毆

乎然而終始發明誠極巧惡以初檢官仍定同推官為去
乎待用刑約日會推為乎矣並加嚴刑得情為孫李東九
段目見太化顛仆之狀誘之夜黑不辨毆搗云者已極奸
誦而千京之擔還其父也以何不仍置於奉京之家云者
明知其被打必有將死之慮而然是孫金春已段相聞後
致死之說既傳於洞任則終又漫漶者俱極痛惡並嚴囚
取招餘外諸人別無可問之端一併放送為孫李占史段
既云同往共毆松筇打背則當為干犯而初檢之以干連
懸錄大是做錯初檢官刑吏嚴刑次附過事

枷傷

海州崔惡才李從奉威力朴海得致死案因初檢驅迫
枷傷覆檢被制縛枷傷

覆檢結辭殺獄之定以宗因者傷處為重詞證次之而今
此朴海得屍身段其所傷處額頰左邊皮肉破綻處至於
二庫而一庫則橫長一寸六分斜濶六分深三分而頤骨
露出下一庫則橫長六分斜濶四分毒氣攻注其色青黑
四畔血瘡周匝而微硬上下瘡口乾燥而凹陷是乎玆所
著枷子現納親審則枷穴左傍折破枷板上赤血塗乾是
乎所無冤錄棒毆死條有曰他物致死痕或青或黑腫黯
云云今此屍身之左頤撞著枷棱而重傷骨露者即所謂

他物致死之痕而其痕又是青黑而瘡口凹陷則此與無
冤錄所論案為沕合是乎玆尸身形體之瘦弱段尸身以
三十六七歲強壯之人遍身肉脫而羸瘦者亦是理外無
冤錄辜內病死條有曰形體瘦弱云云是如為乎乃海得
段固不可謂之辜內病死而蓋肉綻而骨露毒死而腫成
甚至於咽喉浮塞食飲久廢頭項強直而屈伸不得者至
於二十餘日之多則宜其肉綻瘦弱也明矣是如乎當初
惡才勒令從奉捉出荷枷之海得立之門前以所著枷端
豎枷於海得兩足脊上而以藁索合枷板兩脚而束縛之
於是乎海得之自頭至足竦直撐支前不能屈後不能伸

脚踏無力按注不得有若朽木之自僵而空中顛墮之際
遂觸牆壁則枷穴左傍仍以折破而於斯之時左頤角為
枷棱所撞著肥肉已脫而流血淋漓如此案狀同囚白世
春等三人之分明目覩而其他詞證亦皆丁寧是乎所蓋
人之面部無非要害之處而頤頰段去咽喉不遠而枷棱
撞著之際不但肉綻骨亦重傷毒氣內注而喉門浮塞瘡
處周迴而狀又凹陷其庫處之要害被傷之深重案為必
死之地而終至致命於辜限之內是乎等以案因段以被
制縛枷傷致死懸錄為乎亦傷處既如是狼藉詞證又如
是分明除良惡才自外而指使從奉自內而聽施他人立

證之前渠皆自服束加海得者雖是從奉而自初指揮者
即惡才也趨令惟勒者雖是從奉而自外咆喝者惡才也
非惡才之指揮則從奉何以束枷乎非惡才之咆喝則從
奉何必趨令乎誠如渠拉罪人掌務即是鎖卒之奴隸况
於獄囚之若樂操縱都在於鎖卒手中則宜其一從其言
不敢違逆而况且惡才年少強惡之漢不計前後不識是
非惟以討索為能事而咆喝之聲甚於夜叉威脅之狀無
異鬼卒則雖使從奉設有隱恤同囚之心無暇顧藉而惟
恐其不趨令此莫非惡才憑藉鎖卒之勢侵虐獄囚靡不
用極以至於此是乎所大明律威力制縛人條有曰若以

威力主使人毆打而致死傷者併以主使人為從今此惡才之罪正合此文為有等以惡才段以正犯懸錄為乎徐李從奉段枷於惡才之威喝不敢不聽是如為乎乃既以渠手勒之同囚緊束枷脚至今海得被傷而致死論以輕重雖有隨從之別叅其情狀難免加功之惡以干犯懸錄為乎徐刑吏金光彩監考鄭宗殷鎖匠奴二太崔時同等段刑獄典守何等重大而或稱八匙出去或稱自外假寐或稱退到而初不申飭是如可至使惡才恣意作亂而竟使海得致斃之境此莫非其矣輩瞽氣相通任其討錢之致誠極痛駭是乎徐海得母李古史及干證諸人段今無

可論之端是乎乃俱是重囚云依前使之仍囚本郡為乎徐坊隣各人並只放送何如是白齊

道臣題辭今此朴海得之致命以初覆檢各人等招觀之良置惡才身為鎖匠威脅罪囚稱以踰門之例錢欲捧半百之手記勒使從奉又復侵虐惟意所欲縛束枷頭不得屈伸其兩脚遂令顛觸牆壁以至頰頰之骨綻骨露辜限致斃初覆檢案因既無異同被傷處要害又符法文則成獄償命毫無可疑是遣况惡才之招既以勒令舉法自服從奉之供又以受其指使首宗則惡才之為正犯從奉之為干犯揆以獄律莫逃焉初覆檢官仍定同推官為去

乎約日會推箇箇歲刑期於輸款為跡金光彩鄭宗殷奴
二太崔時同等俱以刑鎖典守獄囚而惡才之行惡討錢
佯若不知全不檢飭圓戶內有此殺變不可以八匙假寐
等發明有所原恕自本官並只歲刑一次懲厲放送為跡
干連諸人今無可問之端一併放送為乎矣至於李古史
段既係他罪依前仍囚以待結末事

撞觸

固城千奉已膝撞趙中達致死宗因被撞

道查要語醉裡交關雖緣無情之事緊處被損終成必死
之案而奉已之於中達即是場市同事之人錐刀柝利自
是駟驢之本色杯酒取醉易致鬪鬪之恃舉呼兄呼弟無
非平日情好說去說來轉成一場血戰畢竟生與死之判
真是幸不幸之致右脇傷痕堅硬周匝如不用力搗箠則
回勢自撞者豈若是重傷一部成案別無可疑連加嚴訊
云

別

諭固城囚千奉已之獄兩箇醉鬪一團滾合而先仆者居
下則後顛者在上因勢耳居下者必欲突起在上者轉加
力壓如是之際手雖不犯膝則偏撞而况酒力俱湧酣戰
莫遏則彼此之即地免死誠幸耳畢竟八日後中達之因
此不起非人伊酒倘或使彼先仆使渠後顛則其所受傷

其所致命奉已亦中達耳且以各招言之本無嫌怨素篤親好之說衆口一辭則原其彼此之本情豈有毫分相害之心而七葉之錢買酒相解一貫銅之問病委恤決非不出於生恟而然也欲於義城李東致獄案有所酌決者奉已為先刑故

刃刺

京囚曹命根刃刺其妻私婢三每致死宗因被刺

付此獄一言而蔽之曰不當成獄挽裳者對飯者為其夫所殺勿令成獄即先朝受教也三每之所為豈比於挽裳又豈比於對飯乎渠以私賤兼有淫婦之行朝李暮張

判

人盡夫也其跡甚於和奸其贓浮於登時所謂渠夫命根者特臟腑未具之漢忍憤太過沒覺無獲屢遭奸夫之毒拳流血淋漓不思處置之方及至奸夫生荷杖之計厥女逞倒戈之謀命根始不得不干咨萬且以所佩刀向三每露刀擬股而三每發惡命根蒼黃於馬之頃淫女殞其命足可謂乾道不可誣分也除良籍令三每究死命根故犯夫殺妻之獄事近過誤情出邂逅而有所生者多傳生典况命根七子一女云爾者乎如渠禽犢尚有一分一心則反不若豺虎之戀雛由前而殺無惜由後而殺無惜卿等之違越受教徃先完決難乎免於不審卿等推考命根特

判

放干連諸人亦為放送至於張大得段若不逢命根斃漢則渠之死已久矣至今偷活所謂同之生倖也律以邦憲由渠之律在所難違各別嚴刑永屬三每家奴名

康津金女銀爰亂刺安古史致死案因被刺

付康津囚銀爰段天下之功霄徹骨之冤憤莫過於貞女之以淫被誣卞冒此名便溺於萬仞坑塹坑可驚而登塹可躍而出此名欲卞何以卞欲洒何以洒乎徃徃冤劫憤徹自經溝瀆以暴其碧碧之情案者間有之是如乎銀爰者渠不過十八歲女子耳渠以江漢守紅之跡忽遭湊泊玷白之辱而所謂安女粧出掠花之虛影閃美唆箕之饒

舌雖在未結縞之前尚且決性命卞真偽要作分明之身是去乙况妳新綠綵靚於旭鴈毒射復肆之沙蜮一言脫口百喙吠聲垓城之歌四面皆楚則冤劫憤徹將判了一死但恐徒死傷勇人無知者於是乎提出床刀走到仇家說得痛決罵得痛決畢竟白白晝刺殺一箇潑婦使鄉黨州閭曉然知自己之無累彼仇之可報而不效巾幗髯婦既犯殺越反事變化以丐其僥倖一縷者流此誠熱血漢子所難辨而又非偏性弱女匿冤憤而緣經溝瀆之比也若使茲事在列國之時其外死生尚氣節可與具政姊妹舛而名齊太史公亦當取而書之於游俠傳末分此不喻

在於數十年前海西有似此獄事按道者清原之朝廷下
褒渝即命釋之厥女出獄媒僧雲集以千金賭其女終為
鄉班之婦至今傳為美談惟今銀爰辨此舉於既嫁之後
尤豈不卓然乎哉銀爰身乙特放日前長興申汝周之傳
生出於重倫常重氣節也惟今銀爰之特放亦類是耳兩
案梗槩及所下判辭騰頌道內無不知人而無倫常無
氣節者與禽獸無異則未必不為風教之一助是故

遂安李獲同刃刺李於此立致死宗因被刺

覆檢結辭蓋此殺獄無他疑端獲同口招雖曰沉醉不省
而行兇則自服京毛目擊縱云相距稍遠而作證則有據

是乎矣自來無冤之人有此刺刃之變揆以常理慮有隱
情開檢而親自按摩更推而另加盤詰則肖瞳傷痕果是
要害致命之處諸囚供招更無違錯相左之語是遣致死
人所著衣段流血雖甚狼籍穿孔無指的故左右表裏
詳細者審則襟前癸總圓如手掌隱對傷處高低適當刀
刃之從此刺入無所可疑是乎徐行兇刀子段尖頭廉利
柄際偃曲洞長拾之屍傍正犯認為渠物以此行兇亦無
可疑是乎徐哀苦一聲即為仆地京毛之所聽也翻轉數
次仍為氣絕其妹之所見也凡此諸條足可見無識醉漢
失其常情猝遇橫刺即地致斃之端是乎徐此獄肯縈都

在於傷痕而其所逢刃處長為七分深過一寸兩頭尖小脊在左刃在右色紫微硬者俱合於刃傷之法文是乎等以案因段以被刺致死懸錄後屍帳良中地字號勘合書填粘付上使為乎玆正犯段以李嫂同懸錄為乎玆干證諸人中李京毛段自初同醉隨後叅見成采見逐之時既不盡力挽立於此立被刃之後敢欲自刼逃走不可以無隱立證有所容恕干連之罪宜有嚴處之道是乎玆應問各人仍囚本郡獄以待處分為乎玆屍体依例封反行兇刀子圖畫上使是白齊

道臣題辭殺死之變何限而豈有如此獄之至兇悍至慘毒者乎當人使刃一刺肖腔不踰晷刻仍即致命傍人目覩難掩正犯之自服丁寧則固當結案取招即速償命是乎矣稱以發憤於金哥誤致於此立之戒殺而醉後失性不知不覺是如行兇節次終不吐實者究厥心腸尤極兇頑是如乎若與於此立本無積怨深怒逢着必殺之心則豈有創卒擬刃即地刺殺之理哉外面則雖若承款所供則似涉疑亂以縣監仍定同推官為去乎待用刑約日會推箇箇嚴刑畫為輸款俾即地置法以洩死者之冤為玆李京毛段以同時醉伴當初起鬧既由於渠而成采追逐時初不挽止視若尋常有此殺越人命之舉者其罪亦云非細

同推時嚴刑一次取招牒報事

延安鄭通義刃傷宋德元致死案因被刃

道臣題辭此獄既無詞證之叅見又無元犯之取供則成獄一歎固難容易語到是乎矣要害案因既甚緊重透映肉濶又合刃傷而投擲加乃當着面部檢庭諸人無不聞知分此不喻見殞命而生枷迯縣挽屍親而要與私和為渠殺之真贓可發明之無辭取服償命斷不可已而殺越人命乃敢迯避致使獄案不得究竟者究其所為尤極兇譎其子先伊其父就捕前姑為嚴囚是遣同推當於正犯捉得後舉行各別譏捕期於不日內捕捉為拯屍親

千年金段其父被打之後既不執捉正犯先即告官其父已死之後乃欲徵索誓人晚始發告數倫淺理已無可言同推時嚴刑一次取招牒報為乎矣私和之計不但傳說之狼藉又發於屍親之招則設始節次誰先求和事當一究覈而既發其端終無段落者有欠詳審干連人中丁處寬既是通義家隔籬居生之人則德元被打之狀必有所目擊而泛以聞而知之納供者顯有隱情並只待同推更為推問為拯先伊段其父既迯姑先捉囚事固當然而至若取招之舉雖有措辭論列發問與納供未免證父之嫌覆檢之當問而不問不當問而問之既甚疎忽又違格

例是遺懸錄案因何等慎重而不錄於當錄處無異全然遺漏通竒等文字又非法文所載而初出懸錄已違格式初檢之做錯亦非尋常初覆檢官刑吏著枷上使事

海州金奉才鑰刺辛世興致死案因被鑰刺

道臣題辭殺死之變何限而豈有如此獄之至兇且悖者乎日晚而不出農場則長者之責以勸起乃是當然之事與其義父扶執相闕已是傷風之變恠而網石畏轉之說只出於解忿懲頑之意則忽地發怒長鑰亂刺終至致命者其兇頑悖悖有不勝言血盆骨傷痕既如是狼籍洪浩永證拉又如彼明的分比不喻以廷海十年同居之義猶

不得掩諱以渠供百盤掉免之計亦不得發明則償命一歎無容更議是在果惟其病發使酒之供不過死中求生之意當初起鬧之時如有一分醉氣一分病祟則以廷海素諸本習者決不當高聲叱責而猶尚如此則其不病不醉的然可知乃以掩護之計誘之醉狂之舉者此固愛欲生之心雖是不足信之言是乎乃茅於浩永之拉以為常時醉狂打其義父里中傳說云則此獄緊情無出於此性素嗜病本為崇宜當覈問於洞里諸人而初檢之全然不問覆檢之只問浩永未免踈漏分比不喻行兇兇杖誰所拾納而有此圖形是喻初覆而素并不取拉以子證父法

不當為則以母證子在所當慎而高古史之捧招无涉如何論以檢体俱有不察當該初覆刑吏嚴刑次為先附過為祿縣監仍定同推官約日會推金奉才處行兇情節期於取服為乎矣干連諸人別無更問之端一併放送事

殷栗朴加隱孫具於仁老味李古史等致死案因朴加隱孫被刺具於仁老味自刎投井李古史飲酒

初檢結辭朴加隱孫屍体段頭部面部之被刺骨損至於四處而驗其傷處則似是大鎌之痕左臂之被刺又為兩處而皮縮露肉是乎所以此許多傷處觀之其用意行兇不有餘地所見極為慘毒案因段以被刺致死懸錄為乎

弥具於仁老味屍体段頰頰下咽經刃傷之處既深且闊按指則流血湧出且鼻竅流血亦然則可見其穿孔之犯內相通通血是如乎此乃致命之緊重傷處分此不喻屍親具右胄指內流血點點灑地自其家門前抵于井畔則必是自刎而投井云云是乎所以此觀之槩其刃傷在前投井在後而投井之前能步能投則畢竟殞命蓋在於落井之後然要害傷處既如是重大則不可捨此要害傷處取彼歇后投井致死是乎等以案因段以自刎致死懸錄屍帳為乎祿李古史屍體段遍身上下元無一點可疑傷處但口腹之不破不脹指甲之不青試而色黯剪沐而

成益等諸志暗合於無寃錄服益瀆致死條分此不喻屍
親及干證諸招皆以為服益瀆致死至有以瓶口傾飲之
痕丁寧納招則其服益瀆致死斬然為疑是乎等以案因
段以服益瀆致死懸錄屍帳為在果大抵朴加隱孫之被
人祇殺誠極孔憐而行兇之時既無着證正犯之誰某有
難執定是乎乃屍親朴古史招內吳於仁老味與李古史
為同姓親異姓族而相與潛通是如可為加隱孫所現捉
至有執贓則吳於仁老味外雖納媚內箴禍心恐有後患
不可久留等語即是朴加隱孫生時之言是遣吳於仁老
味李古史或自刎或自毒次茅致死於朴古史夫妻詰責

之後是乎所以此推之吳於仁老味與李古史親戚間潛
通之贓物既奪於朴加隱孫之手而說之多般加隱孫終
不肯還完則黑夜殺欲為滅口是如其朴古史之
來詰也執贓之中鞋納媚之火鉢昭然在彼則自知其罪
之終不可遁而無寧自處之為愈李女之飲瀆自處吳漢
之自刎投井理所固然是乎旅且以吳奉齊妻金古史之
招覘之朴古史以加隱孫之被殺歸咎於於仁老味所為
則答以為逢賊所致之一句語明是於仁老味祇殺之斬
案渠若真無所犯則何無他語而必誘之於賊乎此乃圖
脫之遁辭是乎旅且於仁老味之父吳右胄招內只曰不

知其子投井委折而不為明白指的則其在證父之嫌雖不得窮詰細究其語跡於仁老味之所犯亦不能指的發明是乎乃茅念吳於仁老味李古史之自處適在於朴古史詰責之後或自朴古史之當日悲憤至於過中不異事故李古史吳於仁老味自度難明憤迫含憾以為生不如死以至自處不無疑慮是乎矣若使李古史吳於仁老味元無罪犯則刑戮及身抗死不屈人之常情何必輕先浪死終歸難明之科是乎抑且以吳右曹招覘之其矣子臨死之際終無一言曖昧含憤欲死之訣言則足可謂無疑之一端且以朴古史招論之加隱孫之平日甥妹間情談

決非誣語且吳姓多會之中直向吳於仁老味不須多言爭詰歸咎則朴古史痛迫悲惶之中奚暇生出以平日無隙之人誣陷不測之地之心乎以此覘之李古史段行淫之跡終難掩諱舍著自處是遣吳於仁老味段自知其罪恐恟致死者然可知是乎所以此以彼此獄之正犯明是吳於仁老味而渠已知機自斃三尺之典不得快施極為功痛干證功隣各人等一併嚴囚以待處分為乎孫朴加隱孫被殺之兇杖吳於仁老味自刎之刃物正犯既已自斃且無人拾得則末由推出不得圖畫是遣所謂飲酒兇皿取納看審則土瓶一坐可容一斗許而餘酒可為三

宗子許破瓢一箇尚有濕滴是乎孫吳於仁老味所投之井詳細看審則四面以石圍築而自井邊至水面為二把許而自水面至水底為一把許水上浮在一介藁鞋是乎孫諸供中兵希一即致死女之夫姜命已乃見朴屍之况年雖未成不可不問故果為取招是白齊

道臣題辭屍帳捧上是在果一日三屍俱涉疑恠外面驟看似不可容易決斷而細究其根因自有片言可斷者如隱孫之死雖有一二執贓於仁老味若使於仁老味與自刎投井之舉則踞傍之屍不可謂老味之必殺老味之死雖有殊常可疑之端若使李台史無同時自戕之事則奸

淫之跡亦不可謂老味之必然而中屢火鉄可謂真贓事詰屍傍已露蹤跡則作孽之老味不卞一辭乃有投井之舉竊聽之李女潛自先歸又有飲酒之事此真所謂春雉自鳴韓市之屍何患莫卞而生子不肖老味父之所供知陰害逞毒加隱孫妹之所聞丁寧則今此被害之變其由滅口之計者斬然無疑想其蹤跡男女和應綢繆可知倫綱之污蠱如彼殺死之慘毒如彼而未及推覈陰誅先加償命之法不得施於老味同情之律未及論於李女此甚痛歎是在果老味李女俱已自斃則成獄一歎無處可論干連諸人一併放送為孫檢案論斷何等慎重而覆檢之

開檢案因則錄以被刺結辭則案因之懸以被斫云者大
違法式不可尋常做錯言辭當論勘以此等文字既係非
時姑且舍容刑吏段巖刑次待用刑者枷上使事

瑞興李三奉刃刺金成彬致死案因被刺

初檢結辭大抵盜賊之殺越人命專由於懷璧之罪而此
獄既未踏歧行怯之事而亦無家中可貪之財則暮夜間
赤手刺傷至於致命者似是理外之事而以檢驗時現之
左腋下刃刺之痕若是狼籍兩人對立相持之際用右手
刺之則傷在左腋固也凡人刺物之時起手於下而收手
於上自是傾勢則傷痕之兩頭俱劣而上尖於下亦其然

也刺之之時自腹偏而橫刺於背偏故腹偏扞格不入而
背偏順入無碍也傷處之長為一寸而深不可測故管膜
綻出而中廣為六分之濶也刃痕之長廣濶深如此則腸
臟割傷為要害致命之根因明矣傷處中兩頭之尖小兩
眼之微開兩手之微握脗合於無究錄被刃條案因被刺
致死的案無疑是乎茲死者成彬逢刃於賊手致命於一
日之內其手勢之兇獍情節之叵測已無可言而蓋此變
擧既出於半夜無人之時全沒把捉莫憑根因而試以諸
招中稍有一分可據者反覆究思所謂賊漢被捉於成彬
之時回首向外喉間細語云者必是居在近處面目聲音

慣熟見聞者故多之伶俐將校多般設機密密竅伺是遣
又為分付里任及隣洞民人等處勿論老弱一併成丹聚
來官前或現其動靜或察其辭色矣幸而得銀丹之與村
兒輩酬酢而李三奉之名出於銀丹之招故同李三奉不
時掩捕施威究問則不下一杖箇箇自服以其作梗形止
論之則有力之恐喝叩拜而剔土案與諸人之招沕然相
合分比不喻行兇刀子裂袖上衣丁寧現納不敢隱諱是乎
等以李三奉段以正犯懸錄為乎玆第念好生惡死人之
常情雖是白晝殺人之類皆以抵賴為主而三奉段初無
詞證之十分明的逃避不得之折案而平問之下一一直

招者揆以常情亦足為起疑之端故聽言觀貌深思細察
則蓋其為人自来虛妄誤入之類而奪取有夫之女出沒
他官之狀不但出於張健益池卜山之招其矣亦不秘諱
則其行身之恃惡殆乎無所不為而畢竟各人之招皆以
為自来頑悖之人必能優為此事是如同然一辭無少
異同則其一鄉之公議亦可見矣而今此直招非但中情
虛怯之致亦自以為有商量于中冀得直言不諱之效者
亦可揆知是乎玆當初入其厨中也遷延不出終為主人
之所捉而脫出無路則惡其盜賊之名或回首向外喉間
細語是如可出於窮寇之計遂以手中之刀一番刺過而

脫身逃走者是頭勢之必至事理之當然是乎孫屍親文
呂史金呂史段其夫其父被刺將死之際以賊人之回首
向外聲音慣熟等語說於洞人而出於諸招則其妻其
女必無不聞之理而即日出殯無意告官復警不喻事出
後問目之下亦不以此等說提及者未知其間有何奸情
而按以倫常萬萬可痛是乎孫頭頭人崔宗岳洞長池卜
山等段身為頭民所掌洞內有此殺變則所當即地告官
一向牢諱是如可及夫風憲推捉也始乃發告官者情節
痛惡是乎孫金龍福段與三奉偕徃事渠既自服則雖不
可直歸之於隨從之科而不可全然不論是乎孫張健並

段出於其矣婢銀丹之招則宗有以奴證主之嫌而關係
緊證有不可膠守常格故同為取招為乎孫同屍體灰印
封標以待覆檢為乎孫正犯李三奉段捉枷嚴囚為乎孫
干連諸人及屍親一併拘囚以待處分為乎孫覆檢官
以新溪縣令移文請來為乎孫行兇刀子圖畫上使而譏
捕正犯反覆究覈之際自費日子稽滯至此不勝悚仄是
白齊

慈仁權女斗每塞口崔呂史女已里娘致死宗因塞口
道啓要語斗每之於崔呂史母女便有猜疾之心常懷除
去之意崔呂史之死雖中其願已里娘之生猶恐為害熒

襪塞口毒手打背遂使病餘如縷之喘竟至當下殞命之境論其行兇情節蓋出欲殺之心嚴訊取服云
曹啓要語弊襪塞口足以致死拳打背肢又何兇狠尚稽置法宗為欠典而若論置魁其夫化得為元犯奸兇斗每何足深誅而本道檢推雖以斗每勘結弊襪塞口既無叅看只有德心之獨見以此未了之兇單立殺死之證終涉太輕且兇輩出送豈無其術而對面為此自底綻露又何不及汲滅跡而落留弊襪乎化得斗每嚴訊盤覈更為稟處何如

中矢

載寧文昌龜流矢魯斗三致死

初檢結辭今此獄事段屍体上下無他傷痕詞招左右公證分明是乎所人命有重獄体且嚴多般究問仔細按驗則頷頰下咽喉間有中矢所傷穿孔血凝處一庫圍圓長以周尺為一寸五分深亦三分是乎所咽喉乃是必死速死之處毒天成孔肉綻甚至於口中灌油從矢瘡出則命脉已絕呼吸失道次茅件事而斗三之頃刻舍命勢所固然足乎等以宗因段以中矢致死懸錄屍帳為乎弥大抵文昌龜段母論私射遠射弓箭傷人間多有之此是射人輩一念審慎處也况此斗三以鍾鼓之人長立帷前則巡

巡臨射箇箇呼故何不早使遠避而急急輕放乃於難箭
後始呼矢去之聲乎今此斗三之死專由於昌龜輕先發
矢之致有情無情姑舍是人命既而致死雖非故犯其死
則一也文昌龜段不得不以正犯錄上為在果昌龜與斗
三既無嫌怨之人則豈忍故放欲傷而凡邊射之時則鄉
曲愚民輩但欲務勝初不周察徑先放射後始見幟傍之
有人慮或其中呼其矢去而斗三亦而鍾鼓之人只看矢
來不善避身是如可匪意被中中必輒死亦不是異事况
除良此無乃昌龜厄會之日斗三命盡之時耶凡此弓箭
傷人者考諸法文元無償命之科大明律弓箭傷人條有

曰故向城市有人居住處放彈傷人因以致死者杖一百
流三千里云云者是如乎此則兩境齊會原野射幟與故
向城市人家大有異焉窩弓傷人條有曰設窩弓不立望
竿傷人而因為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云云是如乎此則
放矢之際連呼箭去與設窩弓而不立望竿不可同日語
也則成獄一款或非可論况不喻屍親之報亦以為明
知昌龜無情之事而初不發告是白加尼今因面報雖為
行檢既非代殺雪冤之事惟望急速埋葬亦為卧有乎所
獄体至重覆檢官所當依例請來舉行是乎矣此獄既無
究竟償命之端則覆檢一款何以為之是豈喻以待處分

為乎玆伊日使會武士合為二十七名之多而今此微情
既無他事端伊時光景別無異同則依例取招徒煩獄案
不得各招為乎玆屍体掘坎埋處灰印封標干連各人一
併拘囚同帷矢圖畫上使是白齊

道臣題辭屍帳捧上是在果中箭而致傷人命者當分有
心無心之別而今此魯斗三之致死雖有文昌龜之發矢
急呼失去之聲而放射者昌龜之恐或傷人也既聞失去
之聲而不避仰者者斗三之無少起慮也渠設有必殺毒
心今若非由基之手段則安能於百步之外一箭即斃也
其妻之供无無嫌怨乃况之招只願速埋於此於彼其無

心而不幸致死不待覆檢而的然可下請檢一欵依所報
安徐屍体即為出給埋置為玆昌龜段既由於無心則雖
無可覈之端法文所論過夫殺傷政謂此準備以此照律
罰金四十九兩依法杖贖給付屍親為乎矣凡鄉曲射會
誠一弊風為科工而作伴習射固其宜也為燕游而作契
設鵠亦云過矣當此耕耘之時不事農務徒為不緊之遊
致有此殺變同伴諸人所當科罪是乎矣姑為叅酌此後
則各別嚴禁帷布段自本郡屬公官上俾無來後之弊事
平山金延石擠溺金草同致死案因被溺

道臣題辭溺死之成獄與否全在於自溺被溺之別而自

溺被溺最難區別而不可以無究錄所在身上無痕口開
等症驗直歸之於被投溺死是乎矣今此金草同溺死段
堯役之往赴雖緣延石之詬辱延石之詬辱初非可死之
忿恨則自溺一歎非所致起者而延石以堯役之不赴連
日荷鎌而叱辱則其必欲逞憾之心已畜於草同未逢之
前而猝然遇之於積怒未洩之際若使延石操刃荷杖於
其時則其刃刺挺擊必無所不至忿氣暴急以身投合轉
而推擠於懸危之岸上仍為墮落於丈餘之水中攀援不
得氣盡致命理勢固然而如在目中設令草同因其沐浴
失足自墮則在延石驚惶之心宜當拯救之不暇而袖手

在傍視若尋常乃於已死之後以草同溺死之說姑為呼
傳者此尤可疑是遣車馬每宅三漢俱是隣比之人且是
同役之類則其於草同延石之間宜無愛憎扶抑之別而
被投溺死之說得間於延石之自吐是如丁寧納招於初
檢之招至於覆檢之招而雖似有漫漶之意何辭發明之
說猶不敢立異於頭面之時則誰謂草同之溺死不由延
石之推擠乎不幸延石徑死真贓未露行兇情節無以鉤
覈此甚痛歎是在果干連各人方繫於金延石檢所姑不
舉論而檢狀無覆檢官請移之語難免不審初檢刑吏附
過事

氣塞

平山黃達源新生女息致死案因墮地氣塞被告無
初檢結辭大抵被告李樹煥令月初三日呈訴內以為其
矣傍曾祖墓田趙必守女婿黃達源以不當之人堅執耕
食是如即為推給以為其傍曾祖香火之資為有去乙取
考文記則樹煥傍曾祖判官墳山在於本府西峯面而無
后身死故田二日半耕庫劃給於墓下居外孫呂至周使
奉香火以作祭位條矣年久之後呂哥還歸本土京圻之
時轉賣於遠戚趙必守是遣吳哥亦以無后身死矣年前
良中判官同異姓諸族俱會公議曰此田必守今雖買得

捧招各人姑為拘留舉宗論報以俟處分是白齊

道臣題辭免檢之法必慎於可驗不可驗之際而至若此
屍則生髮未燥筋骸未完之一幼孩而因其母失手而自
墮致死驚窒而殞命則行檢一款初非可論是如乎雖以
伊時事情言之生未踰之兒抱往近十里之地觸冒幾半
晌之風寒則雖無墮地之事固有窒氣之慮是去乙又况
左手抱持之不緊切而自致失墮者其勢固然分叱不喻
屍親諸招皆以自墮自服在人情必報之地明彼隻曖昧
之狀若論此兒之致此一則其母二則其母惟彼無識其
父爭田之宿怨益激於樹煥之峯趾墮兒之所聞輕聽於

安婦之章口初既輕先發告旋又懇請勿檢殺獄呈告何等重難而乘憤舉措固極可駭同黃達源改嚴刑一次懲礪放送所謂屍親既以誣告丁寧納招則李樹煥毫無可疑之端即為放送屍體出給埋置事

驚牛

載寧姜卧丁內損金石奉致死案因初檢被人驚牛墮地內損覆檢墮牛內損

初檢結辭蓋刑名之重莫過於殺人獄情之明莫最於慎檢是故案因執定詞證俱備然後可無死者之冤亦無生者之憾而至於此獄案因詞證不備自致疑晦決難歸一

既是判官之位田汝亦為判官之外孫則不可以給價買得仍作已物是如則其矣言內生前耕食是如可死後還納本宗之意成文以置是乎所右田既是李樹煥傍曾祖之墓位而諸族公議以還歸本宗之意著名成文分此不喻樹煥又是判官之傍孫則必守死後歸於本宗於法當然而必守之女婚黃達源仍為執持者事理不當乙仍于同田庫還為歸屬於本宗價本段推尋於賣食是在呂哥之意決給於樹煥而春分已屆雖以得決今年則使達源耕食事有所分付矣不有官令勒自起耕以致朴古史起鬧爭詰有此紛紜之境者萬萬痛駭是遣屍親黃達源段

殺獄發告何等重事而初不詳問輕先告官反請誣罔之
罪者亦極駭妄是乎茲此獄既無別人干證而樹煥奴子
老郎執耒耕田則叅見伊日之光景者無至於此這間事
情宜乎推問而既有證主之嫌故不得具格取拉是乎乃
其矣所告一如其主樹煥之招是乎茲屍親諸人雖請勿
檢人命至重既行初檢則覆檢所當依例請移是矣此况
屍體不過襁褓中一繭形揆以常情決非人所可下手者
訖除良其所致命既由於其母之不善抱護失手跌墮氣
塞致死者明白無疑而屍親諸招如出一口形止事情兩
無一疑乙仍于同覆檢不為請移為乎茲同屍體封標守

直是如乎殺獄檢驗至重且嚴是在如中令此石奉之死
既出於墮牛殞命亦在於一宵之間則必有要害致傷而
然矣同屍身出置通明處以艾醋法文多般澆洗親自按
摩則仰面渾身別無可疑被傷處是乎矣至於口眼耳鼻
內血出極甚浪藉頗有可驗之一端無完錄擷死跌死條
有曰並屋高低失脚處蹤跡或土痕高下及要害處須有
低隱或磕擦痕癢若內損致命痕者口眼耳鼻內定有血
出云云為有如乎此則雖與並屋高低失脚處蹤跡有異
論以其牛之高低高不過丈餘又論見墮土痕亦是平坦
內地渾身既無磕擦痕癢則固不可以此比論而驚牛橫

逸之際數尺稚童飄輕牛背翻空墮落着地緊猛其所內損勢或固然念不喻以屍親金守白兄弟之招觀之姜卧丁之戲牛致驚使平日無病之兒終至於墮落致命之境烏得免當律乎以此以彼石奉之口眼耳鼻等血出一款與癩死跌死條內損致命沕然相合是乎等以宗因段以驚牛墮地內損致死屍帳錄上為乎拈姜卧丁段其矣初再招面質之供俱以曖昧等說極口蔽明是乎乃推以事理論以情態大有不然者屍親金守白雖是無識常漢渠是六十年老之人卧丁是十三歲兒稚同居一村居常所爰無異親屬則有何深怨其子墮牛之死何必歸之於無

知稚兒之理是乎拈卧丁雖欲容喙諉明其可得乎石奉自野騎牛到卧丁門前之路無人寂寥之中卧丁獨自出見及言酬酢既甚分明則石奉雖自作墮牛其牛之婦疑非卧丁而其誰以此數款由我之律宗所難逭是乎等以被告段以姜卧丁懸錄屍帳是在果由我之律既非成獄償命而且大典通編殺獄隣兒因戲相詰顛仆致死條增小註曰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因戲殺人者次律減等云云是如乎此與因戲殺人又有間焉則惟在叅量處分是乎拈干證林春與段可謂此獄之緊證而與致死兒石奉救牛往來既云偕伴則姜卧丁之石奉牛戲驚一款其必

目覩是去乙令於盤問之下終不直招眩亂獄情者萬萬可痛是乎柘私奴五三金台史等段雖云看證其矣叅見不過石奉墮牛浚其父率去之狀而問目所告不出如斯則別無更問之端是如乎被告人姜卧丁及干證諸人嚴囚本郡獄而其在慎獄之道覆檢更覈在所不已是乎等以覆檢段以文化縣監移文請來為乎柘屍体反封守直以待覆檢是白齊

道臣題辭蘆竹揮擲驚牛橫逸雖出屍親之供既無叅證之招分叱不喻設有是事此不過兇輩一時戲劇元非手足之毆傷又非挺刃之傷害以此謂之被告論以獄体能不苟且推以事理能不殘忍蓋石奉之死不由病患之危重亦由醫藥之誤着而俄者生人忽地墮牛以至一夜間致命為其父悲寃之心執言無地乃有告官之舉此不足為恠而凡牛馬之善驚者若見生面之物則易致驚逸時值日昏忽見卧丁負孩而立疑人疑物畏恟驚躍致使牛背之兒不覺墜落勢所必然卧丁之當面特一不幸耳覆檢結語中烏飛梨落四字政謂準備語若使此牛觸驚於草木禽獸亦將隨其物而發告乎想其光景少無疑悔揆以獄情尤涉孟浪法文所云年未滿次律減等初非據到於此等處是如乎姜卧丁段特為放送干連諸人一体

放送為殍屍體出給埋置之意初檢官良中移文施行為
手矣檢驗宗因務從簡畧以無究為準之意自秋曹已有
遊稟行會則今此懸錄既涉繁多大違定式初檢官刑吏
附過事

